

张语婷:攀枝花文学的发展与城市建设的历程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随着三线建设的推进,攀枝花逐渐成为工业重镇,文学创作也开始萌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时代浪潮之下的工业发展及城市化的进程也在迅猛加快,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请向我们梳理下攀枝花文学的历史发展。

王猛:要梳理攀枝花文学的历史发展,我想有必要先梳理一下攀枝花这座城市的历史脉络。自1965年建市至今,攀枝花整整走过了60年的不平凡历程。攀枝花位于中国西南川滇交界部,是一座因三线建设而崛起的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三线建设,就没有攀枝花。自然也就没有攀枝花文学。同时它也是“四川南向门户”上的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商贸物资集散地,是我国西部最大的移民城市。丰富的钒钛磁铁矿、灿烂的亚热带风光和独特的移民文化,熔铸了攀枝花独特的文学基因。这就意味着攀枝花文学是多元的、包容的、立体的。

攀枝花文学的历史发展轨迹,可从两个时间段来概述。第一个时间段为1965年至1994年:在这30年间,攀枝花文学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1994年攀枝花建市30周年之际,攀枝花市文联、攀枝花市作协编选的大型“文学丛书”《攀枝花建市30周年文学作品精选》(五卷本)正式出版,共收录70名攀枝花作者的333篇(首)文学作品,主要包括短篇小说卷《太阳山谷》(48篇),中篇小说卷《难忘这条路》(8篇),散文卷《三月,与你同行》(94篇),诗歌卷《五琴弦》(167首),报告文学卷《攀枝花钢铁赋》(16篇),共计120万字。这30年,伴随攀枝花开发建设的如歌岁月,一批40后、50后、60后攀枝花作家的作品相继出版或发表在重要文学报刊,并斩获省级文学奖。刘成东的诗歌《格里拉山脊》《另一种超越》《给女儿》分别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发表;陈元丁的短篇小说《蓝光鸟》、张和胜的小说《山谷梦》在《人民文学》发表;沙马的组诗《渴望》《回想家园》分别在《中国作家》《星星·诗刊》发表。任正平的短篇小说《第八颗上智齿》荣获首届四川文学奖,周强的短篇小说《在路上》荣获冶金部“铁流文学”一等奖,吕文秀的诗歌《僧寺》荣获河南省作协《大河诗刊》优秀作品奖。

第二个时间段为1995年至今:这30年的文学创作,完全可用“人才辈出,成就斐然”来概括。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攀枝花城市化进程不

断推进,由单一的“大工业”转型为现在的钒钛产业基地、康养胜地和全国共同富裕试验区,经历了由“阵痛”“抉择”到“重生”的过程。攀枝花的作家,既是这场“变革”的参与者,也是书写者。可圈可点的获奖作品有:沙马的诗集《梦中的橄榄树》荣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刘成东的诗集《体验》荣获第三届四川文学奖;召唤的长篇小说《黑丧鼓》荣获第八届四川文学奖;沙马的组诗《南高原,幻影之伤》荣获第四届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普光泉的长篇小说《一个说纳西话的人》荣获第五届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钟少曦的长篇小说《金花塘》荣获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北方八省二市”优秀图书评选一等奖;王子俊的组诗《山中隐》荣获第八届“扬子江诗歌奖”。

在《人民日报》《文艺报》《四川文学》《诗刊》《北京文学》《中国作家》等重点文学报刊发表文学作品的作者,可用代际罗列,如40后的王俊超、赖俊熙、刘成东、吕文秀等;50后的沈国凡、钟少曦、张和胜、石宝霞、徐甲子、孙其安等;60后的沙马、周强、普光泉、召唤、黄薇、王子俊、陈元丁、马飏、杨莽宁、王幸、田青霞、王玉军、张良、董文军、刘成渝等;70后的李吉顺、曾蒙、温馨等。

2008年以来,我们在全省率先实施优秀文学创作人才引进、攀枝花文学院签约作家聘用制等举措,使得攀枝花文学创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如召唤的中篇小说《芦花白,芦花飞》、短篇小说《半个月亮》分别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如黄薇的长篇散文《县联社》荣登2023年四川文学作品影响力排行榜,刷新了攀枝花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纪录。

在四川省作协年度重点作品扶持中,攀枝花作家也取得了不俗成绩。如李吉顺的长篇小说《安宁秋水》,召唤的中篇小说《牛轭湾》、温馨的诗集《采石场》,邓明莉的儿童文学《思无邪》,王玉军的长篇小说《井巷壁画》,黄薇的长篇散文《县联社》,召唤的散文集《麦浪漾起的村庄》,普光泉的长篇小说《白》等8部作品先后入选。马飏的诗集《太阳铁》入选2019年度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

60年砥砺前行,如今的“文学攀军”基本构成了“四个方阵”的文学创作格局:一是以召唤为领军的“小说创作方阵”;二是以沙马为领军的“诗歌创作方阵”;三是以黄薇为领军的“散文创作方阵”;四是以普光泉为领

时代城市工业

攀枝花市文联党组书记、市作协主席王猛访谈



个人简历

王猛,男,生于1975年9月,四川邛崃人,1997年8月参加工作,200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盐边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攀枝花日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攀枝花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2024年9月当选为攀枝花市作家协会第七届主席团主席。

军的“非虚构文学方阵”。

张语婷:攀枝花作为一座工业城市,攀枝花文学在工业题材的创作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工业题材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类型,在记录现代化进程的史册中,不仅承载着国家工业发展的集体记忆,也勾勒出了一代劳动者的成就与荣光。请问攀枝花文学在工业题材书写方面,有哪些重要作品?您怎么看待工业题材的书写?

王猛:在攀枝花60年的城市发展进程中,一直“在钢铁中生活”的作家们见证、参与并书写了这座“百里钢城”的“集体记忆”,在省级、国家级文学报刊发表(出版)的工业题材文学作品数以千部(首):长篇小说有钟少曦的《裂谷燃情》,李吉顺的《青春度》,黄文进的《东方寓言》,石宝霞的《空谷》,王玉军的《煤矿干部》《井巷壁画》等;短篇小说有张和胜的《山谷梦》,周强的《利好消息》等;诗集有刘成东的《体验》,王俊超

的《钢花·诗花·攀枝花》,普光泉的《身体》《我在攀枝花》,黄薇的诗集《水边书》,马飏的《太阳诗篇》《太阳谷》,温馨的《采石场》等;散文有黄薇的散文集《梦着的蝴蝶》和散文《在钢铁中生活》;报告文学有沈国凡的《中国西部热土上的移民城》,普光泉的《攀枝花1965》等。

在我看来,工业题材的书写,无疑要聚焦工业生产体系与工人群众生活,它不仅是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文学镜像,更是广大工人精神世界的诗意呈现。与其他题材的文学书写相比,工业题材似乎不大“讨巧”,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这两部工业题材小说,丝毫不影响载入中国文学史。落脚到攀枝花这座工业城市,我以为,要想书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工业题材作品,攀枝花作家除了用一腔柔情“捂热”那些“冰冷”的钢铁、煤矿、高炉、机械外,还得具备向经典致敬、看齐的自觉、自省意识,和大国工匠的“探险”精神。唯有这样,才能创作出别具一

格的具有大气象、大格局的工业题材作品。

张语婷:目前,攀枝花正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文学创作要承担起时代使命,深入地挖掘、展现新时代的内涵与精神。文学工作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推动文学创作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以及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王猛:攀枝花是唯一被列入全国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的地级市,这既是机遇,更是挑战。攀枝花文学也同样面临着高质量推进、发展、提升的课题,这就需要我们每位作家走出写作的舒适区,用敢于“吃螃蟹”的“探险”精神,深入到攀枝花“转型升级”的细微处,与时代同频共振,用独特的审美去洞察幽微的人性,超拔地书写有高度、有厚度、有温度的文学作品。

张语婷:书写反映时代变革的文学作品,既要展示出时代波澜壮阔的一面,也要通过刻画个体细微的生活来展现普通人的筋骨与血肉。请您谈一谈当前语境下,个体记忆、经验与时代视野、历史谱系之间的关系。

王猛:所谓个体记忆和个体经验,其实都是“自我”“小我”在时代变革中的一个缩影,换句话说,“个体”的记忆也好、经验也罢,都是时代视野和历史谱系中的一个“符号”,有着独特的“个体性”和“差异性”。书写反映时代变革、展现普通人的筋骨与血肉的作品,作家仅仅凭着自己的个体记忆和经验是永远不够的。这就需要作家自觉地打破“自我”壁垒,跳出“小我”定式,去用纯粹、高洁、诗性的笔触,观照芸芸众生和大千世界。

张语婷:近年来,除了工业题材,攀枝花文学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主题方面,也创作出了许多反映新时代精神的作品。请向我们介绍下这些作品。

王猛:李吉顺的长篇小说《安宁秋水》,召唤的中短篇小说《牛轭湾》《羊在山上叫唤》、散文集《麦浪漾起的村庄》,张良的短篇小说《寻夫》,张龙的短篇小说《山那边》等作品,都以别致的叙述方式和审美形态,书写了攀枝花的乡村振兴和生态保护。

张语婷:《攀枝花文学》作为本土文学的重要阵地,为作家的成长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栏目设置方面也别出心裁,有“头条作家”“本土新

秀”等重要栏目。请问在扶持新人新作和出作品、出人才方面,都有哪些重要的举措?

王猛:《攀枝花文学》是由当年的《攀枝花文艺》《攀枝花》演变而来的,已有53年的历史。文学鼎盛时期的80年代,《攀枝花文学》面向全国公开发行,著名作家梁晓声、流沙河等都在本刊发表过作品。

在“文学攀军”版图中,诗歌创作是“重镇”,散文作品多如牛毛,而小说创作一直是“短板”。为了撬动小说创作这块“僵土”,自2021年《攀枝花文学》第5期始,就开始调整编辑方案,以“原创小说”“创作谈”“编辑札记”“作者简介”“作者生活照”的“捆绑”方式,在“特别推荐”栏目,首推了张亮的小说《散发香气的公路》。2023年,“特别推荐”栏目改为“头条作家”,用了整整三年(共18期)的时间,先后推出了攀枝花18位作者的短篇小说。其中,在《攀枝花文学》首发的张亮的《散发香气的公路》,张良的《寻夫》,普光泉的《我是药》,张龙的《山那边》等四篇小说,先后又在《四川文学》《红岩》《莲池》等刊发表。通过这一举措,攀枝花的小说创作队伍,得到了质的提升。

“本土新秀”栏目主要是发现和培养攀枝花籍的文学新秀。如陈可、周小童、庄吉等00后新秀,都是在读大学生。

张语婷:作为新当选的作协主席,请您谈一谈攀枝花下一步的文学工作计划。

王猛:当选攀枝花作协主席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放在四川文学层面上来说,把“文学攀军”与兄弟地市州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单说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和四川文学奖两个奖项,除沙马获得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召唤获得第八届四川文学奖外,十多年过去了,这两个奖项仍处于空白。

下一步,我们将以“一个中心”“两个突破”“三个着力点”“四个提升”来开展作协工作。“一个中心”即以持续打造“文学攀军”为中心。“两个突破”即在工业题材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上有所突破;在“大诗歌”和“大散文”创作上有所突破。“三个着力点”即着力完善文学人才培养机制;着力优化文学创作激励环境;着力转变文学创新思维模式。“四个提升”即不断提升“小说方阵”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诗歌方阵”的冲击力;不断提升“散文方阵”的整体实力;不断提升“非虚构方阵”的辐射力。

专题

主持人:杨献平

面对诗歌,我常常无话可说。这是一种自我的尴尬,也许也是这时代所有诗歌的尴尬。有很多时候,我真的有些怀疑白话诗至今仍旧是失败的。因为数以百万计的作品当中,成为流传的极少。被人,尤其是同行尊敬的更少。这一定不是诗歌出了问题。只能说诗人。瓦雷里说,“(诗歌写作应当)用创造读者的作品渐渐取代那些依从公众习俗及偏好以吸引读者的作品”。照此标准,诗人在追求陌生化方面肯定是很努力的,也出现了极多的相应作品。与其他文学体裁比较,诗歌是最热闹的,也是最出新,具有实验与先锋气质的。白话文以来的自由诗,已经汇集了一条星河,但星辰虽多,真正闪亮的却极少。这其实也符合事物自身规律,即,哪怕再多的草木,最终也只能有极少数成为临风的玉树,穿越时间的玉石与硅化木。因此,作为写作者,在很多时候我是沮丧的,时常感觉到无望甚至绝望。这可能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此外,似乎“微斯人”。

具体到眉山,写诗的人似乎不怎么多,也不怎么“明显”。这是我最初的印象,近几年在偶然的阅读当中,却发现了几个“有意思”的诗人,他们张扬的不多,似乎也不把诗歌写作当成一件人生要事,而是随心而为,随物赋形,我觉得这个状态非常好。熊郗红便是其中之一。前些年,我看她诗作,尚有些“青涩”或者说“不惬意”“不到位”,2023年某天再看的时候,只觉得,她的“轻量”书写,“叙述”式的呈现之间,逻辑递进明确,诗句简单却“暗藏”丰盈,情感隐忍却往往直抵人心。很多时候,诗人及其诗歌写作都是在暗处生长的,而这种生长我以为是写作当中最美好的事情。

圆默

年轻时,对着星空
说了太多话
到了中年,那枚一意孤行的月亮
离我越来越远
我越来越小心翼翼
直到无话可说
那些有名山无名山
都难以忘记自己的本分
飞石、起雾、落雨
在岩石上开出三三两两的花
我在山间一遍遍行走
却忘了,为何而来,又要到哪里去

梦

梦中,我变成一本书
我的子孙,轻轻拿起书卷时
看到我的菲薄
露出了不屑的表情
我能说什么呢,岁月的根须一直向下
疼痛,早已把我掏得
空空如也

春风

春风拂过,我变成两半
一半在昨天,一半在今天

风大时,昨天的我
嘲笑今天的我
风静时,明天的我
寻找今天的我
是的,和无边的麦苗相比
我还绿得不够,沉默得也不够
我多次出入风中,想和风交换一点什么
风不答应,我只好呆在人間
继续沉默

春天里

那是多么久远的事情
我在山中饮酒。读东坡词
“佳人相见一千年”。我红着脸
在纸上写下你的名字
某一天,你到山间
恰好在这里小憩
看到我曾久坐的黄昏
和有些憔悴的诗歌
时和空微妙地泛起了涟漪
这些荡漾的涟漪,我一度忘了他的名字
后来终于想起,他叫……爱情

个人简历

每次,写个人简历,
都头皮发麻,笔尖干涸
出生年月 毕业院校 工作经历

熊郗红诗九首

一次又一次,与麻木的自己
在纸上相认
曾经爱过的男人和汽车
试图揭发的生产村长
与领导狗血的一次翻脸
百褶裙上逐渐消失的迷迭香
这些晶莹与沧桑 真实与准确
都无从提起。每次写完
总觉得像个骗子

五一新都桥遇堵

一块心事重重的石头
蹲在桥边,打量着奔走相告的灯火
山上的苔鲜,一说话就脸红
夕阳沾了牛羊的光
认真地黄着
哦,这金黄
多么像故乡快下镰的稻田
我在熟悉的暮光中,无路可走

九月

你总是很忙,刨沙发,扯窗帘
跳餐桌,偷面包
有时踢翻花瓶,摔坏茶杯
累了,趴在阳台望天
眼神忧郁?目光凝重
我看书 你歪着脑袋看我

想抱你,你躲闪 逃离
我热情褪去 你转身却扑进我怀里
这片刻的温存,总让我怀疑
有彩虹,从对面倾斜的屋顶反射过来
所有的美好应该都仅仅是一场梦
可这有什么关系呢
一想到你是九月我就宽恕了你
就宽恕了这个世界

虎斑猫

调情高手,老练、油滑
追逐 靠近 再扬长而去
我深陷你布下的局
一次次燃烧 一次次冷却
我首先是灰烬,然后仍是灰烬
你不知道,飞翔在高高的天空
那种迷醉,是你从未有过的

玫瑰

做一棵玫瑰很好,偏安一隅
也不说痛。起风时
就大胆地说出爱
和平庸的野花连成一片
有恋人经过时,就成为诗
从词根直接走进落日